

QinHe
DongLiu

秦东流

下

刘集全◎著

一个中等城市招商引资的故事,再现了当时的
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风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QinHe
DongLin

秦河 东流

下

刘集全◎著

一个中等城市招商引资的故事，再现了当时的
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风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秦河东流: 全2册 / 刘集全著. — 2版.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13-1279-0

I. ①秦…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6629号

秦河东流 (全2册)

QINHE DONGLIU

作 者	刘集全
责任编辑	曹彦史婷
整体设计	前程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890千字
印 张	49.5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2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279-0
定 价	126.00元 (全2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87250869

目 录

CONTENTS

下 册

第二十二章	389
第二十三章	406
第二十四章	426
第二十五章	447
第二十六章	467
第二十七章	487
第二十八章	506
第二十九章	525
第三十章	542
第三十一章	562
第三十二章	581
第三十三章	594
第三十四章	616
第三十五章	632
第三十六章	648
第三十七章	663
第三十八章	684
第三十九章	702
第四十章	720
第四十一章	740
第四十二章	762

第二十二章

在市长碰头会上,因开元大厦施工受阻的事,文佳被由锡平不热不凉地数落后心情便不好。走出会议室,文佳更觉一阵心酸。为这个招商引资项目的推进,他做了不少工作,操了不少心,可是分管领导仍然不满意,稍有问题便借题发作,放大他应负的责任,很显然,事情的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好处是开元大厦项目的环境保障工作现在有了协调小组,可以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文佳回到办公室放下笔记本,让心情稍稍平静了一下,便接通了商贸科长史二东的电话,要他联系黄天高马上到办公室来。尽管文佳清楚黄天高正在吴芳对面的会客室等着,路过时却没有叫上一起来办公室。

不到几分钟,黄天高便从二楼会客室来到三楼,一进文佳办公室便大声说:“啊呀,市长碰头会咋碰这么长,你碰我,我碰他,大家碰碰碰,男市长该不会碰女市长吧!”说完他哈哈大笑。跟在他后边的肖冰冰和史二东也笑了起来。文佳翻着笔记本,脸上没有一丝笑意。黄天高一愣,马上说:“文秘书长,一大早开元大厦工地就被下马村的村民堵了,我看闹大了就赶快到市政府找你汇报,一进办公楼刚好碰上由市长,他问了情况后说要开市长碰头会,让我先等着。会议中间我几次想把你叫出来,可把我等得心慌死了!”尽管文佳啥也没说,黄天高却看出文佳心里不快,肯定要受命处置开元大厦工地的事情,说完便等着文佳详细询问情况。肖冰冰看着黄天高,心想找两位市长是他领着找的,在会客室他电话打个不停,又说又笑,几乎和她说不上几句话,根本就没有要找文佳的意思呀。史二东给两位客人倒上茶也坐了下来。

文佳抬起头,问肖冰冰:“昨天闹事不是解决了吗?今天上午咋又闹起来了?”肖冰冰说:“昨天是拆‘千禧多彩塔’时村民抢着干活,还有人偷工地建筑材料,结果村民之间、村民和工地施工人员之间发生打架斗殴,刘大毅来后问题就

解决了。”说到上午发生的事，她看了一眼黄天高说：“文秘书长，上午的事黄局长已经说了。闹事的拆迁户人虽然不多，但有人玩命，就越闹越大了，我看问题棘手，就急着给黄局长打了电话，也赶到市政府来了。”她没有说见两位市长的话，尽管她不懂政府的运行规则，从黄天高的谈话中还是悟出了一些道道。她这才觉得最终解决问题还是要文佳出面，既然文佳把黄天高晾在一边先问自己，就应该说得详细一些。不等文佳再问，她便补充说了起来。这时市公路局的副局长杨剑三急急忙忙地来了，文佳示意他先坐下。

肖冰冰枝枝蔓蔓详细地说了拆迁户早晨闹腾的情况，最后挺生气地说：“村上的干部也太没水平了，刘大毅一来就大呼小叫地训斥人，混乱中被谁推了个大马趴，手也划破了，爬起来就包扎伤口去了，还来了两个姓雷的村干部，叽叽咕咕了一阵子就没踪没影了。”黄天高说：“几个村干部就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嘛，其实问题的根子就在村干部身上。”黄天高看文佳把自己晾在一边，便知是越级奏事惹的祸，必须尽量弥补，接着说：“这些村干部我熟着哩，对付这些人必须区政府出面，要不我不等上班就赶到市政府来，想让上级给下级发个话，事情就好办了。”

杨剑三听了多时，笑着说：“对付村上的事，还是乡镇干部厉害，来软的能哄死人，来硬的能整死人。”他一说话就刹不住：“开元大厦能征几亩地？能拆几间房子？拆迁户能闹多大个事？我们改造全市的二级公路，几千、几万亩地征地，拆迁户一弄就几十、几百，堵路、围机关、打架斗殴还不是家常便饭。这有啥嘛！要不来硬的，让乡镇干部上，实在不行让公安抓几个人就平顺了；不想来硬的，就多花几个钱也能摆平。”最近市公路总段变更为市公路局，他由副段长改成了副局长，尽管并无实质性变化，他心情还是特别好，话也多了许多。黄天高最看不惯别人在他面前逞能，不热不凉地说：“城中村的村民和乡下的农民不一样，难缠得多，你在城里搞拆迁先试试。”杨剑三不以为然地说：“城里拆迁咋啦？我们改造两条穿城路，拆迁量比开元大厦项目大多了，胡搅蛮缠的“钉子户”，寻死觅活的泼皮，啥人啥阵势没见过，还不都摆平了！”说完笑了笑，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黄天高顿生被人小瞧甚至戏弄的感觉，瞪着杨剑三说：“咋能和公路部门比呢？敞着口子贷银行的款，腰粗气壮得很。有钱能买鬼推磨，还有啥事摆不平？行贿受贿都是大手笔，大大领先其他行业，这几年公路系统进去的官员真是前赴后继啊！”

杨剑三被噎得没趣，便对文佳说：“文秘书长，本来是孔局长要来请你，他正陪着投资商，让我过来请你。”他不再顾及黄天高的事情尚未说完，接着说：“这是上海一家有名的企业，想投资秦浦高速公路项目，十几个亿的大项目，是大事啊，

孔局长让我过来请你去陪客人吃个饭。”

文佳十分关心秦浦高速公路项目招商引资的进展,这是目前秦东市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文佳觉得虽然是吃饭,却涉及大的招商引资项目,算是大事,开元大厦工地施工受阻却是急事。文佳思忖片刻,决定按急事先办的原则先到开元大厦工地去一趟。他刚要给杨剑三解释,黄天高在一边急上了:“文秘书长,开元大厦堵门急如灭火,那么多工人等着要施工呢!陪吃个饭是多要紧的事嘛?!”说完瞥了一眼杨剑三。杨剑三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口,心中却在嘀咕:吃饭咋就不要紧啦?如今大事要事都是在饭桌上谈成的,这个大项目谈成了能给小小的开元大厦项目当爷!

文晓风敲了敲门框,掀起门帘走了进来,笑着和大家打了招呼。黄天高发现文晓风不认识杨剑三,灵机一动便指着杨剑三说:“晓风,你认识公路局的杨剑三局长吗?他和你同为秦东三大酒缸之一,喝酒绝对是一流的。”其实黄天高并没有和杨剑三喝过酒,也是听人说的。文晓风立即握住杨剑三的手,笑着说:“久闻大名,久闻大名。”杨剑三看出黄天高想调和一下气氛的意思,也笑着说:“我啥时设个宴,把你和孔里局长请来,咱三大酒缸翻江倒海对决一次,就请黄局长当评判,你看怎样?”文晓风说:“我是开酒店的,我来设宴,请黄局长定时间。”黄天高笑着说:“时间由文秘书长定,我是评判员,文秘书长是监审。”大家齐声笑了。文佳看了看表,看了看一脸焦虑的肖冰冰,她正小声给史二东说着,让赶快催一下文佳。文佳其实也很着急,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文晓风看出文佳急着要走,忙说:“文秘书长,邓省长来了,说想见见你,他正在招待所的‘总统间’等着。”已退休的邓震西副省长曾在秦东行署任过专员,文佳就是他从学校调过来搞秘书工作的,并在他身边工作了多年。文佳又看了看表,再有半个多小时就12点了,如果去了还得陪老领导吃顿饭。老领导要见实在无法推托,文佳沉吟了一下对史二东说:“史科长,你通知临秦区政府派有关领导,下午两点钟到银花宾馆,黄局长、肖经理也参加,大家一起先碰个头,然后一起去解决开元大厦工地被堵的问题。你也参加一下。大家看看怎么样?”大家还能说什么呢,文佳也实在是身不由己呀!大家一起来到办公楼下,分手后文佳随文晓风去见邓震西。

原来邓震西是让文佳催着落实市政府招待所改造的事。看来文晓风的能量不能低估,竟然能搬动到省上工作后极少过问秦东事情的原副省长。

陪老领导吃过中午饭,文佳告别邓震西来到银花宾馆。看到史二东已等在一楼大厅,招呼着前来参加会的人。文佳看了看表,先来到八楼八号古济宁在秦东的办公室。敲开房门后,文佳握住古济宁的手笑着说:“老古,听说你上午就过来了,我一直忙得过不来。”古济宁说:“给你打了三次电话都是关机,估计是开啥

重要会议。”说着便给文佳倒了杯茶，接着就说起了上午他在开元大厦工地上的事。他向来寡言少语，讲话极其简洁，绝无枝枝蔓蔓，今天却一反常态，讲得既细致入微，又生动形象，还不时加点分析和评判，像讲故事一样，似乎这一切都和自己无关。看来多年的商场打拼，并没有淹没这位中文系高才生的文学细胞，他又是那样的自信和淡定，一下子就感染了文佳，让文佳顿觉轻松了许多。

文佳看古济宁停下说话，便说：“说来说去，是这七户拆迁户嫌给的补偿少了。商业局当年和村上签了协议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准备让商业局做些工作，让临秦区配合一下。”古济宁说：“工作要做，让他们做做工作也好。现在看来，当初的拆迁费的确是定得低了一些，我想着可以按当时市区的平均补偿费补齐，如果还不行就按去年市区的平均补偿费补齐。公司虽多付些费用，却能和村里有个了断，下马村的事复杂着哩！再说，也不能给吴芳可能的反对者留下做文章的把柄。”文佳听了深以为然，点点头说：“这样做也可以尽快树立企业在秦东的形象，有利于打开企业在秦东发展的局面。”他很佩服古济宁的风度和气魄，也感受到了他处理这一问题时为吴芳着想的良苦用心，虑事深远，又情意浓浓。古济宁说：“听说你要召开各方面参加的协调会，我已把想法告诉了肖冰冰，让她代表我参加会议。我下午想去看望我父亲在中条山抗日时的一个老部下。”文佳笑着说：“人家嫌给的钱少了，刚起点风，你就下起了雨，如此慷慨解囊，还有开协调会的必要吗？本来我是想给区上压死任务，下决心解决阻碍施工的问题，这下好办了。”他停了停说：“这样吧，你等等我，我去做些交代，下午陪你一起去看这位抗日壮士。”

两点刚到，史二东来到古济宁办公室，他把文佳带到七楼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边雷义德正脸红脖子粗地嚷嚷着：“都说下马村出了李鸿章，当初签了卖村协议，把村办公楼和地皮贱卖了，还不如白送人算了！肯定有人吃了昧心食，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还全村人一个公道！”雷雨不断在边上劝说，像是给雷义德泄火，又像是火上浇油，他小声说：“扯啥李鸿章，照你说黄局长成了日本天皇？”尽管声音不大，正在和肖冰冰说话的黄天高却听得清清楚楚，顿时气得脸色通红，刚要发作文佳进来了，接着赵崇敏和几个随员也进来了。打过招呼后文佳坐了下来，开门见山地说：“大家都很忙，开个短会。一是宣布一个决定，市政府非常重视开元大厦项目的建设，决定成立项目协调小组，由我任组长，黄天高局长和赵崇敏区长任副组长，市、区有关部门领导任成员，主要负责环境保障工作。市政府办公室随后就会发文。二是这次几户拆迁户围堵工地大门，干扰正常施工，影响非常恶劣，区上要严加查处，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这件事由赵区长负责落实。三是拆迁户提出要增加拆迁补偿费，投资方答应这个要求，具体按

什么标准增加以及如何操作,由黄局长牵头,和肖冰冰经理以及村上协商解决。怎么样?大家还有啥事没有?”来时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扯皮会、吵架会,还可能开成马拉松长会。同时,按常规应先汇报,再讨论,最后由文佳做结论。谁也没想到会刚开,文佳就做出了结论和安排。

黄天高一个上午都在想招数,想竭力维持原签协议,他认为协议的法律效力尚在其次,关键是自己的面子往哪儿放。当初签协议时黄天高是建委副主任,负责城市的征地拆迁。黄天高在下马村插过队,和刘大毅关系非同一般,经过黄天高的软磨硬泡和超强忽悠,便以当时的最低补偿标准签了协议。不过,在这事之前之后黄天高也没少给下马村办过事,就是下马村的普通村民找黄天高办事的人也不少,黄天高凡能办的都给办了。应该说黄天高在下马村口碑不错,说话也有分量。只要区上配合,他对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满有信心。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文佳一开始就表态同意增加拆迁补偿费,而且说是投资商同意的。既然如此还开这个协调会干啥?这让向来爱面子好表态的黄天高一时竟不知该说些啥。

赵崇敏来时带着办公室主任武天才和酒圣街道办事处主任王清,看来对这件事相当重视。文佳说完后,赵崇敏看了看黄天高,稍停后说:“下马村个别村民到开元大厦工地堵门,干扰了正常施工,影响非常不好。这不是个小事,暴露了我们在投资环境方面是个薄弱环节,我已安排酒圣街道办事处要落实专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今天王清主任也来了,随后他要下到村里彻底解决问题,对破坏招商引资环境的要严查严处,决不姑息迁就。”他说得很严厉,却一脸的轻松,心想: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拆迁户要增加补偿,投资商同意给,村上也沾上了光,拆了的办公楼还不又拿一大把钞票。谁说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不喇喇地在掉大大的馅饼!看来这个投资商绝非等闲之辈,一定要和这种大气魄的投资商建立和发展关系,争取让其在秦河北工业园区的创建中发挥作用。

黄天高听了赵崇敏的话急了,忙说:“这次开元大厦工地出现问题,责任主要在我们。局里早就明确了一名副局长专门负责这方面的环境保障工作,从动工以来做了不少工作,这几天刚好有事外出就出了问题。”他意犹未尽,看了看肖冰冰,然后盯住王清直言不讳地说:“这次出现这个问题,我看是有人在背后捣鬼,是故意给市商业局脸上抹黑。王清主任一定要把幕后挑唆闹事的人查清楚,不能手软。”

王清听了黄天高的话,先是一愣,接着看了看坐在边上的雷义德和雷雨,两人虽然并不十分在乎,脸上还是挂着不满的阴云。什么幕后挑唆?这不分明了台前!这两个人精似乎无论如何也玩不过刘大毅。刘大毅在接到参加协调会

的通知后,便让人通知了这两个人精,说是办事处点名要他俩去开会,便把幕后的人撑到了台前。王清当过多年乡镇长、书记,有着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来时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以为遇到了大难题,可听了文佳的话后,觉得来个普通干部都可以拿下此事。可是按黄天高说的办,还真是遇到大难题了。下马村的情况,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要从根子上解决这个秦东名村的问题,区委、区政府不下决心,任谁也扛不动。这些情况黄天高应该清楚,怎么能让别人去干这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文佳不愿扯那么多,便及时收住,说:“大家都十分重视开元大厦这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愿意给投资商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这很好。这个会开完后,由赵区长和黄局长负责,具体商量并尽快解决好堵门的事件,明天早晨必须恢复工地正常施工,确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明天务必把处置结果报市政府。今天的协调会就开到这里。”说完就站了起来,告别大家后便到古济宁办公室去了。

文佳走后,赵崇敏笑着说:“黄局长,下来该咋办,你就发号施令吧!”黄天高也笑着说:“除了肖总和史科长,这儿都是你的兵,我发什么号?施什么令?”他眨眨眼,果断地对雷义德和雷雨说:“你二位先到工地上,叫那几个人先回去,闹什么闹?马上让工地上恢复施工,还能等到明天早晨?丢人死了!”王清说:“你俩快去快回,我要立等结果!”赵崇敏说:“慢着,让拆迁户来上两名代表一起参加会议。”王清说:“赵区长,咱们换个地方,到村委会新办公楼去开会吧。”赵崇敏说:“我和黄局长就不去了吧。史科长代表文秘书长,武主任代表区政府,肖经理代表投资方,你王主任主持会议,尽快把文秘书长说的落到实处。”王清说:“你和黄局长顺便去看看几个在建项目,一起指导指导。”他好几个月以来一直亲自在抓项目建设,很想让领导支持一下,也宣传一下,文佳已经走了,不能再让这两位领导也走了。黄天高对赵崇敏说:“赵区长,既然来了就去看看,看看下马村这个老典型在搞什么新花样。”大家离开银花宾馆,分头乘车前往下马村村委会。史二东看文佳不去也准备回机关,赵崇敏却说他代表文秘书长,黄天高又拉着他上了自己的车,便也来到了下马村的村委会所在地。

村委会办公楼按说应在村里,至少应在村子边上,下马村村委会的新办公楼却远离村子,建在村北的秦河边上。

三四辆小车一溜烟儿似的来到了下马村村委会办公的地方,如今这里被称为下马新村。这里的规划布局是请北京的王大成教授编制和设计的,最北端沿秦河是预留的景观长廊,将来要绿化美化。西边是下马村的葡萄产业园,前几年开始引进美国红提葡萄,种有红提、克伦生、巨峰、京亚等优良品种,加上其他美化内容和开放式的经营方法,如今已成为市民们休闲娱乐的热点区。往东紧挨

着是一座仿汉古建八角亭，亭子刚建好，正在装饰彩绘，典雅大气，古色古香，很有特色。亭子名为“下马亭”，上面要绘西汉一批名将在秦东朝见汉武帝的故事。据说还要在下马亭周围搞几匹石马。再往东就是下马村村委会办公楼，最初是按仿古建筑设计的，刘大毅的女儿刘秀秀却在省城另请人参照美国白宫的形状，别出心裁地设计和建造成现在的样子：一个大圆顶，白瓷砖贴面，雪青琉璃瓦，塑钢窗，虽远无美国白宫的宏伟大气和庄重肃穆，却也清爽明净，粲然生辉，别有一番杂有中国元素的另类魅力。办公楼坐北向南，楼前十分宽阔，虽值隆冬时节，新栽的青松和刺柏在暖阳中依然墨绿，极具油画风情。再往东是汉文化社区，在建的是秦东市的第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一期将建成拴马石馆，已在秦东各地搜集了一大批乡间的拴马石，横七竖八地摆了一地。

几辆小车刚到下马村村委会办公大院的门口，刘大毅和女儿刘秀秀便迎了上来。刘大毅握住赵崇敏的手笑着说：“赵区长，实在不好意思，市旅游局的钱升局长来说项目合作上的事，拉着不让走，我就安排雷义德和雷雨去银花宾馆参加协调会，没想到你们又赶了过来。”黄天高笑着说：“你的消息倒挺灵通，看来耳目不少。”他指着百米外新落成的办公楼说：“太厉害了，我还以为到了美国的华盛顿，美国总统要在白宫接见我们呢！”刘大毅大笑，笑罢指着刘秀秀说：“没办法呀，原来搞了个仿古的，秀秀说色调太暗，要在这一片古建群里搞个洋一点的，靓一点的，搞什么两种文化、两种理念的碰撞，说会碰出灿烂的火花。只要碰不倒楼那就碰吧，反正未来是年轻人的，我扭不过秀秀呀！”刘大毅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他竭力推举女儿之心，谁都听得出来。王清笑着说：“刘秀秀是下马村企业办主任，修楼的钱她拿了大半，谁出钱多谁说了算嘛！”他很欣赏刘秀秀有似乃父的魄力和能力，刘大毅一直推荐她接班，但村上有一股很强的反对势力，王清一时难下决心。穿一身深蓝色西装的刘秀秀，扫了一眼微微笑看自己的王清，笑着说：“请各位领导到一楼会议室喝茶，边喝边谈。”

钱升从院内匆匆走了出来，笑容满面地边打招呼边和大家握手。黄天高问：“钱局长今天咋有兴趣到白宫旅游来了？”钱升说：“彼此，彼此，你们不也参观白宫来了？”他看这么多人，便想趁机炫耀一下：“白宫是人家下马村的总统办公楼，朝拜的人自然不会少。当初我是上了王清主任的当，把这个超现代化的玩意，硬是捆绑到了我们搞的下马亭和博物馆项目上，还说是给古建项目增加点现代元素，这不等于是给汉武帝脖子上挂了块怀表嘛！”王清接住话茬说：“我们准备在这里搞几个联建项目，钱局长跑项目筹资金，主要解决钱的问题；下马村把办公楼融入项目建设，还提供建设用地；我们办事处负责环境保障和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联建算是刚刚起步吧。”搞项目联建的事赵崇敏当然清楚，王清多次汇报过

也多次请他来视察，赵崇敏一则主要忙于秦河北工业园区的筹建，二则想等有些眉目时再来看，三是对市旅游局主导项目合作不感兴趣，不愿给他人做嫁衣裳，所以也就一拖再拖。钱升说：“这太巧了，今天我来检查项目建设，刚好就碰上了赵区长和黄局长，还有这么多陪同人员，务请大家赏光，顺便检查指导一下项目建设。”说着他不由分说，一手拉着黄天高，一手拉着赵崇敏，就要去看。赵崇敏看着黄天高说：“黄局长，咱就先看看联建项目再开会吧，反正拆迁户代表还没来哩！”黄天高素来瞧不起钱升，心想胡扑腾啥哩，你有本事，开元大厦项目早就建成了，还能轮到我来收拾烂摊子。他讪笑着说：“都说捆绑难成夫妻，今天也开开眼界，就看看由钱局长捆绑的项目建设。”王清本来是借机请赵崇敏来看的，半路上杀出个钱升，又明显夺了头彩，便心里有些不快，但看赵崇敏兴致勃勃的样子，就紧紧跟在赵崇敏的身后，边走边给顶头上司说。对办事处来说，这也算是招商引资有了进展，他生怕功劳被钱升抢了去。钱升显得异常兴奋，领着大家先向下马亭走去，边走边说：“整个这一片开发地带，大家要叫下马新村，我的意思叫下马新区好，要与时俱进嘛！早晚会包进城里去的，还叫村就有些土里土气。”王清忍不住说：“石家庄还是省会城市哩，庄不就是村吗？”黄天高瞥了一眼钱升说：“还是叫下马新村好，有历史传承感，既厚重又响亮。叫下马新区，还以为是下了马的新区，不吉利。”钱升的优越感一下子就被打掉了不少，他不在乎王清说什么，可黄天高何需硬往驴槽里插什么马嘴！钱升转而言说：“这个下马亭修得还不错吧？是铜城一家擅长古建的建筑公司修的，是京城一个大师级人物按汉代风格设计的，很有特色，古朴典雅，堪称经典。”钱升这话说得倒在行，大家看了眼前一亮，纷纷赞不绝口。钱升的劲又上来了，有些自得地说：“还准备搞八匹石雕骏马。唐昭陵有六骏，我们准备搞下马汉八骏，想用招商引资解决钱的问题，或用石马冠名的办法吸引企业投资。”王清急忙补充说：“我和裕平县我家乡的石雕厂已洽谈好了，还看了霍去病墓马踏飞燕的石雕，汉八骏的设计图纸专家也初步评审过了，万事俱备，只差钱了。”黄天高揶揄道：“有钱局长运作，不会差钱的！”钱升并不介意，几乎要拍胸脯，大声说：“钱没问题，这个包在我身上，吴市长多次表态，大力支持下马系列项目，她也在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他竟打出了市长的牌子，也及时把捆绑项目改为系列项目。王清指着下马亭西边的葡萄生态园说：“大家看那一大片葡萄园，我们准备将来在那里建市区最好的商住区，下马新村搞红火了，人气旺了，加上城市重心北移，那里开发前景会更加广阔。我们办事处已确定专人负责这方面的招商引资，前几天还专门开会研究……”钱升不等王清说完，就急忙打断他的话：“大家随我到东边去走走，那里才是系列项目的重点。”他心想说得那么远有啥意思，谁还能把办事处主任当一辈子？肖冰冰一直

跟在大家后面,她对看下马亭和什么系列项目没有一点兴趣,只想着早点把堵门的事情解决了,好回去忙自己的事情。当听到将来要开发葡萄园周边的事,眼睛却突然一亮,古济宁不是在运筹二期项目吗?自己何不建议在那里投资,捷足先登呢!其实老板早就在王大成那里得到了相关的信息,已开始了这方面的运筹。

钱升在前,招呼大家随他去东边看在建项目。这时雷义德、雷雨带着两个拆迁户代表来了,王清让他们先到一楼会议室等着。大家跟着钱升继续往前走,钱升想让气氛活跃一下,边走边笑着说:“下马白宫的东边,是规划中的汉文化区。”刘大毅说:“钱局长怎么又拿我们开涮了?”刘秀秀笑着说:“叫下马白宫挺好的,炒作炒作知名度更高,这叫村可敌国,说不定哪一天会卖票参观呢!”大家听得笑了起来。钱升继续说:“汉文化区要做大文章,一期项目是新建一个拴马石博物馆。这些搜集来的拴马石差异很大,年代正在考证和鉴别,将来要按年代排列组合。”他指了指摆在地上的拴马石:“形态各异,千姿百态啊!还有一批上马石,有些雕刻非常精美,有人物故事,还有……”黄天高对着一个拴马石踢了一脚说:“这是个啥货色?人不人鬼不鬼的!”钱升急忙说:“别踢,别踢。”似乎石头能踢碎似的,他走到跟前看了看说:“黄局长,这下可不得了啦,你咋能踢齐天大圣孙悟空呢?”黄天高细看一眼,原来雕的是石猴,就不屑地说:“就算是踢了一下弼马温孙猴子,他的官还没你的副七品大呢!”钱升听了不悦,他最忌讳别人说他是副职,正想回敬几句,不远处却传来一片大呼小叫的嘈杂声,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吸引了过去。

一大批下马村的村民正呼呼啦啦往村委会办公楼涌去,到了楼下立即有人扯出两幅横幅,一幅上写“要民主,不要独裁”。另一幅上写“要民主选举,不要家族世袭”。村民们大声嚷嚷着要刘大毅出来对话,显然这些村民是针对刘大毅和刘秀秀而来。发现异动后,武天才急忙跑了过去,想了解一下情况,以备赵崇敏询问,也要防备不测事件。雷义德和雷雨看见武天才过来了,以为赵崇敏和王清也跟在后面,会很快来到这里,就走出办公楼,站在楼前的台阶上开始训斥村民。雷义德提高嗓音,大声责问:“没事寻事,为啥要到这里胡闹?”没人回应,老实巴交的雷顺德嘟囔着说:“啥没事寻事,不是你让大家来的吗?”大家哄堂大笑。武天才也“吭”地笑了,这双簧演得太拙劣了。他对下马村一部分群众要求刘大毅下台、反对刘秀秀接任村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的事情是清楚的,也知道王清一直拿不定主意还在犹豫,在这敏感时期来这一套,显然是有人急眼了。武天才明白了大半转身就走。忽然楼内传出了吵架的声音,接着又传出了摔东西的声音,随后便是声嘶力竭的号哭声,武天才回头看了看,加快脚步迅速离去,似乎办公楼里暗藏着无尽的凶险。

下马村村委会办公楼由铜城飞龙建筑公司承建,是钱升运作的结果,他通过把几个旅游项目和办公楼捆绑实施,使文登的公司从承建这栋办公楼入手,得以重返秦东市的建筑市场。下马亭项目也是文登的公司承建,目前又接手了秦东博物馆项目,据说钱升正在老城运作的汉武驻蹕阁项目也将由文登公司承建。李晓南的公司通过刘大毅拿到了办公楼的室内装饰装修业务。文登和李晓南通过高小三结识,这次一个搞主体,一个搞装修,由一面之识发展成了合作伙伴。文登知道李晓南是吴芳市长的亲戚后,就显得格外热情。李晓南却自恃如今背靠大树,根本不把文登当回事,随意使用文登公司工地上的材料,明取暗拿,像是用自家公司的材料。文登实在忍无可忍,今天听说李晓南在楼上,便从博物馆工地赶了过来,想说说李晓南。高小三自从上次在市行政干校大门口闹事后,市建委已将其辞退,现在又给文登开起了小车,实际上也兼当保镖,几乎不离文登左右。文登本来想商量着解决问题,三句话没说完,李晓南就冲着文登说:“哥们,你看不顺眼可以告状嘛!”文登本来就爱冲动,瞪着眼睛大声说:“告就告,告你这个小偷,盗窃犯!”李晓南厉声说:“你嘴里放干净些!”文登双眼变红,嚷道:“你偷了老子的材料嘴还硬!”李晓南吼道:“你有证据吗?”文登眼珠都快憋出来了,握着拳头骂道:“羞先人哩,做了贼嘴还硬!”对方要不是市长的亲戚,他的拳头早就出去了。李晓南听了火气上蹿,猛地推了文登一把,大声吼道:“你骂谁?你才羞先人哩!”文登没有防备,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把刚要上卫生间的哭丧妇乔凤撞倒在地。乔凤是作为拆迁户的代表来参加会议的,除了雷汉公是当然的代表外,其他几户人家说啥都不愿来开会,乔凤这位小姐代表就提升为七户拆迁户的代表来开会。乔凤一下子被文登撞倒,还没来得及反应,突然又有一个男人重重地倒在了她的身上。高小三看见文登差点被推倒,就快步上前,一只手扶住文登,另一只手轻轻一拨,李晓南就重重地倒在了乔凤身上。乔凤立即觉得裤裆里一热,一泡尿全撒了出来。乔凤不禁一展哭丧妇的才能,立即大声哭号起来,还胡乱地喊着:“快来人呀,有人打人,有人调戏妇女……”她偷看了看裤子,并无尿湿的痕迹,多亏穿着棉裤,全渗在裤裆里了,要不人就丢大了。当然已无须去卫生间了,她索性边回会议室边放声哭号,重复着“打人”和“调戏妇女”……里边动静如此之大,武天才听了弄不清水的深浅,只能匆匆离开了。

李晓南一看高小三动了手,自知不是对手,好汉不吃眼前亏,瞅了一眼怒目握拳的高小三,爬起来就向楼上逃去。文登不想过分去惹李晓南,给高小三摆了摆手,两个人看了看号哭着的乔凤,大步向楼外走去。雷汉公听见哭声从会议室走了出来,乔凤抹了抹一滴泪没有的眼睛,大声说:“雷公爷,我是跟着你来的,赶快挡住打人凶手!”她自知有些离谱,已不再提调戏的事了。雷汉公喊道:“谁敢

在这里撒野打人,比刘大毅还可恶!”他摆出一副拦人的架势。文登看这个老头来者不善,往后一闪。高小三迎上前去,挥起一条胳膊只轻轻一撞,雷汉公就踉跄着退后,要不是玻璃门挡住定会跌倒在地。在下马村谁敢在雷公爷头上动土?恼羞成怒的雷汉公吼了起来:“你小子别走,有种你往这儿来!”他拍着胸脯叫道:“刘大毅的走狗,老子和你拼了!挡住刘大毅的走狗!”他边追边喊,要楼外边的人挡住高小三和文登。听说刘大毅的“走狗”打了人,外边立即群情激奋,高喊着不要放走打人凶手。高小三怒目圆睁握着拳头,有人认得高小三,悄悄告诫都别去碰。文登跟在高小三后面离开大楼坐车走了,他始终没有弄清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弄得就像“文化大革命”中一样。外边乱哄哄的这么多人,成了乔凤和雷汉公表演的捧场者,一个放声哭号,一个怒声叫骂,竟都指向了刘大毅,表演者和捧场者竟鬼使神差般地找到了同一目标,走到了一条道上。

钱升本想引着大家多看看,还准备介绍一下姊妹项目汉武驻蹕阁呢,不料下马村村民来办公区闹事,大家兴趣骤减。刚才办事处的干部已给赵崇敏说了办公区发生了群体事件,武天才又赶过来给赵崇敏说了那边的特殊情况。赵崇敏叫过王清,拉下脸说:“看来下马村的情况错综复杂,你到办事处这么长时间了,村上的问题咋还没解决?今天这会还能开不能开?”王清并不显得紧张,胸有成竹地说:“没事,会照开。我先主持召开村干部会,人基本到齐了,不管是台前的还是幕后的,都由我来调治。别看群众来得多,只要有人出面打个招呼就散了。”说完他看了看黄天高,黄天高好像也不大在乎,笑着说:“兵分两路吧,我出面召集拆迁补偿方面的协调会,摆平开元大厦工地堵门的事。这是我手里形成的,再在我手里把这个疙瘩解开。再说我在这里插过队,算是下马村的老村民,这里的事情我不担当谁担当!”他历来好大喜功,生怕赵崇敏抢了风头,稍停,他又补充说:“两个会同时开,不过让刘大毅先到我这边来参加会。”赵崇敏并不想参与这些具体的事务,乐得做个顺水人情,便笑着说:“有黄局长出面,一切都会迎刃而解。这样吧,一切都按黄局长说的办。我下午还有急事要办,就把武天才主任留下,代表区政府参加协调会。”说完他就告别大家坐车走了。

文佳开完少有的短时间的协调会后,上到银花宾馆八楼敲开了古济宁的办公室。他如释重负地对古济宁说:“今天我开了一个真正的碰头会,有的人头还没碰着,会就开完了。应该说堵开元大厦工地大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古济宁笑着说:“希望你高效办事的灵气带到我的这间办公室里来。”文佳转了话题:“是要高效,也需灵气,更要当机立断,你最当紧的是极需金屋藏娇了!”

古济宁摆摆手说:“你又要老调重弹了,你老兄快来参谋参谋,我下一步怎样扩大在秦东的投资。”他边说边递过来一张秦东市区图,上边用红蓝两色铅笔

画着密密麻麻的各类图形和标注。文佳推开地图,以不容分辩的口气说:“今天我不想说这些事,我把手头所有的事都放下了,专门腾出时间要说说你个人的私事。”古济宁说:“文老兄,这事你已说过好几次了,老弟在心里记着哩,我又不想当和尚,解决这事只是时间问题。”文佳半是认真半是调侃地说:“这事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将来生的儿子别人还以为是孙子呢!”古济宁不好意思地笑了:“你老兄也要笑老弟,不过我向来是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和怎么说的,这个你是清楚的。”他转了个话题:“我要去看望的抗日老壮士,你老兄想也知道吧?”文佳说:“好啊,你要去看望关青山吧!”古济宁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文佳说:“我是从《秦东日报》上看到的,也听关立峰说过,这事传开后好多企业和慈善机构都有人去看望过。”古济宁说:“关青山和我父亲一起参加过中条山抗战,是我父亲的老部下,还救过我父亲,我已寻找多年了。”文佳说:“那我更要陪你去,去看看这位秦东抗日壮士。”古济宁固执地说:“你先参谋参谋我在秦东的投资意向吧,买东西的人回来后咱们再走。”古济宁一边指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解说着。文佳边听边点头,他太佩服这位老同学了,开元大厦项目还没竣工,他已瞄上二期、三期投资项目了。文佳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的胃口不小啊,吃着一个,夹着一个,还看着一个。我算弄明白了你为什么如此大方,在开元大厦项目上一掷千金,原来你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古济宁摆摆手,认真地说:“你是搞行政工作的,开元大厦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对吴芳包括你都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说今天你来牵头协调,如果硬压老百姓认旧账,你能压得下去吗?就算硬压下去了,别人会怎么说?”文佳听了,深以为然,谁说商人只爱钱,都唯利是图?看来古济宁更在意打造企业形象,也不像有些商人寻情钻眼地傍官员以谋私利。文佳不禁为老同学的胸襟和深谋远虑拍手叫好:“好!老同学能在企业发展中不忘让利于民,很有儒商风度,一定会走得更远。”古济宁不语,心想商场也是战场,只有赢得人心才能走得更远;要赢得人心,当然得讲良心,不能为富不仁,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得有益于老百姓,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下午3点多钟,橘红的太阳正最大限度地把阳光无私地洒向大地,这是冬日里最为暖和的时候。古济宁提着两个包,文佳也帮忙提了一个包,两人披着暖阳一起去看望关青山老人。走出银花宾馆,两人不约而同地先向开元大厦工地走去。那里已恢复了正常施工,一派繁忙紧张的景象,两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都会心地笑了。原秀山也来到了工地旁,他拍了几张照片后发现了文佳和古济宁,高兴地打过招呼笑着说:“看来问题解决了,我已留下了原始资料。还是文秘书长有办法,一上手就恢复了施工。这个肖冰冰也太不像话了,董事长都来了,她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说着他就拨通了肖冰冰的电话,大声问:“堵门的人连

影儿都没有了，咋不给我说一声？”接着便是一阵哼呀哈呀的，接完电话不解地对文佳说：“怎么黄天高还在主持什么协调会？他在会内会外把下马村的干部群众从头上训到脚下，还骂有的人爱钱不顾脸。最后又答应按拆迁时秦东城区的平均补偿标准，给七户拆迁户补齐差价款；村里的办公楼却一分钱都不补，说村委会和他当初签的协议不能无效，不能把村委会的信誉和他的面子扔到秦河里去。各方面还都认了账，黄天高这个人在下马村还挺有威望。还说王清这下捅了马蜂窝，被一百多村民弄得焦头烂额，估计十天半月也别想吃安稳饭睡安稳觉。”文佳听了心里踏实多了，心想今天给黄天高做工作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他也发挥得不错，至于王清要干的事情本来就十分错综复杂，也不是短时间就能解决的问题。

听说两人要去看望抗日老壮士，原秀山也来了兴趣，于是三个人一起向字圣大街走去。古济宁从衣袋里取出一张去年8月份的《秦东日报》，第二版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四周年的专版，上载一篇《抗日壮士关青山》的报道，还配了一幅照片。按照这张照片的背景，很快就在秦东剧院旁边找到了关青山住的地方。古济宁看着这个路边小商铺，心不由怦怦地跳起来。父亲古立俊在中条山抗战中曾两次遇险。一次是一块假银元救了一命。部队开进时，父亲在一个老妇的粽子摊吃粽子，老妇看他是个长官便流着泪诉说，一个军人用一枚假银元骗了她，父亲当即掏给老妇一枚银元，把那枚假银元顺手装在胸前的口袋里。一次激战时，一颗子弹刚好打在胸前的假银元上，假银元被打了一凹痕，而父亲却安然无恙。第二次是父亲身负重伤，关青山硬是从死人堆里把昏死的团长背了回来。古立俊生前曾多年寻找这位老部下，却杳无音信，去世前曾嘱咐古济宁要接着寻找。古济宁走到卖鞋的门店看了看，里边是一个年轻人，他又走到一墙之隔的门店站了下来，紧随其后的文佳和原秀山也站了下来。

这是一个刀具店。去年8月关青山见报后，好心人让老人由卖钉子改卖各类刀具，把他当年在抗日前线用过的那把大刀拴着红绸挂在墙上，作为镇店之宝，也作为吸引顾客的招牌。古济宁第一眼就看见了这把大刀，父亲当年也有一把这样的大刀，被他视为宝物挂在书房的墙上，还常常取下擦拭，并独自一人与大刀喃喃地说着什么。一样的大刀，必是关青山所用，可是人呢？看到有人来了，老人放下饭盆，从昏暗角落的矮凳上站了起来，抹了把嘴，缓缓走了过来。老人身躯高大，古铜色的脸庞上有两道有如扫帚般的粗长眉毛，正是父亲描述的模样。古济宁微微弯腰，客气地问：“大叔您好，您是关青山老人吗？”关青山微微侧首，看了看古济宁说：“我是关青山。”古济宁立即放下手中的袋子，抓住老人的双手，动情地说：“关大叔，可找到您了。我是古立俊的儿子古济宁，我父亲和我找